

作家频道

温馨的茶馆

王溱



插图 阿占

去荻港古镇时做攻略就知道有个“一元茶馆”。

沿着古镇的内部马路走到尽头再朝北拐，便进入一个不一样的街区。浓绿浑厚的运河水缓缓而来，延绵而去，像一匹宽柔的绸带，把两岸隔开。一边是白墙黛瓦，石板石阶的农家住屋，一边是木构梁柱，木窗木门的廊棚民宅。一元茶馆在廊棚这边，建筑有些陈旧破损，却裹着满满的沧桑感，浓浓的昨日风情。

迎着茶馆的招牌，进门便是大堂，足有六七十平米，或许还更大些。映入眼帘的就一个字：乱。左边是两排桌凳，很有些年代感，桌子周边散落着杂物。最显眼的是那堆塑料皮的暖水瓶，足有二十把。或许用得太久的缘故，说实话看上去并不太干净。右边是两把理发椅，那样式估计年轻人都不曾见过，又破又旧，应该收废品的也会嫌弃。再看四周墙面，虽是白色，但不少地方已黑黢黢。墙上挂满了各种照片、字幅、电线、钟表、毛巾，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物品。壁龛里塞着不同型号的茶杯，全是白色，搪瓷为主，凸显了年代的痕迹。木橱的抽屉都是拉开的，有的拉得大些，有的露出一小缝。里面乱七八糟，似乎什么都有。那情景有点像旧货商店，却又不大像。因为商店总还是有规有矩，这里却显得杂乱无章。

进门时已有两位年轻人坐在大堂的长条椅子上喝茶，还有两位客人在四处巡望。一位看上去有些年纪的瘦小老人，动作缓慢地在暖水瓶前忙碌着。他应该看到了我，但似乎并不关注。这倒正中我意，乘机可以把整个茶馆看个遍。

大堂连接着两个门，走进是一个有天井的小院。一口大缸摆在中央，也

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大缸的对面是个小戏台，玲珑可爱，木质结构，雕梁画栋，颇为考究。一看当初就是大户人家的宅子，否则谁会花大把钱在自己院子里建个戏台奢侈？戏台中央的上方有一个牌匾“聚华园”，烫金大字，很是耀眼。有二楼，上去发现有八仙桌和其他桌凳，这无疑是“雅座”。坐在这里喝茶聊天会更有一番滋味。

回到天井时无意中看到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场景。在大堂和天井连接的缝隙间，居然有一个悬挂的陶瓷小便池，比一般公共厕所里的要小一大圈，属于“袖珍”型。无门也没有任何遮挡，显然是男人们的专利。

实际一元茶馆主体客人就是男性。这个前身叫“聚华园”的茶馆，开启的年代是1896年。当年没有旅游的概念，茶馆接待的客人应该就是本地居民。按照传统观念，女性是很少出头露面的，喝茶这种休闲之事，肯定也轮不到女性。所以，一元茶馆更多的是男人的世界。这从茶馆里杂乱无序

的摆设就可以得到佐证。

一元茶馆先后经历了四任掌柜。前三任何许人也，不得而知。1966年23岁的潘掌柜接盘，一直到现在。

1966年是个特殊的年代，茶馆竟能存活，这确实耐人寻味。一元茶馆受人青睐，便宜是硬道理。现在一元钱在人们眼里有时不是“钱”，但在一元茶馆却可以理直气壮地尽情享受，这种接地气的经营模式别开生面，必定惹人注目。再就是时间宽松，早上三点就开始营业，这在全国也绝无仅有。而且可以任意支配时间。茶馆里不但有闲来无事的老人一坐就是半天，还时常有抱着电脑、捧着书籍的年轻人坐下就不挪窝。前提是点上一杯茶。

每天天还没亮，一些早睡早起，或睡不着觉的老人便提着茶杯或攥着茶叶从自家走出，慢悠悠地来到茶馆。此时用煤饼炉烧好的热水已灌满了暖水瓶，老人们只需倒上，茶香便随之溢出。然后开始拉呱闲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漫无边际，却兴趣盎然。有的

人在旅途

元阳梯田行记

薛立全

元阳哈尼梯田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层叠而上的梯田，分布在海拔数百至近两千米的山坡上，凝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人在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下，依山就势，通过长期农业劳作创造出的自然文化景观，在上千年的耕作历史上，形成了森林在上、村寨居中、梯田在下、水流穿梭其中的农业生态系统，堪称农耕文明奇观。

游览元阳哈尼梯田，我们是先从箐口梯田进入的，这里也是整个元阳梯田景区的入口。箐口梯田因箐口村而得名，这里海拔1700多米，有三千多亩梯田，站在山路边从上往下瞭望，视野开阔，四面青山环抱之中的梯田纵横交错，梯田色彩红、黄、绿、银波闪动，沿着梯田的田埂向下走一段，零距离接触梯田，才发现红色原来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层酒红色漂浮藻类，黄色则是稻茬的颜色，在此没有久留，我们赶往下一个景点老虎嘴梯田去看日落。

到达老虎嘴梯田太阳还老高，但窄窄山路两边已经停满了车辆，我们沿着木栈道下到山坡深处，选好了拍摄方位，静静等候太阳落山的一刻。这天太阳晴好，光照充足，等了大约个把小时，太阳靠近了山尖，这个时候落日的余晖投射到成片灌水的梯田里，水面反射出橘红色的光辉，田埂的绿色与反射的橘红色交织在一起，梯田呈现出斑斓的色彩，酷似老虎身上的道道斑纹，据说这也是被称为“老虎嘴

梯田”的缘故。随着光线变暗，梯田的色彩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橘红变银亮再变灰暗，光影交错，我们用单反拍出了期望中的效果。

为了拍第二天元阳哈尼梯田日出，当晚我们住在大山里，入住的村庄叫普高老寨，就在多依树梯田边上。早晨六点我们起床集合，这里天亮得晚，起床后外面没有一丝亮光，我们打着手电步行几百米到达观看日出的地方。观景台是一个复合的“之”字型，向下无数折拐，领队熟门熟路领着我们走到下面，这里不光人少，还能近距离接近梯田，拍摄方位更佳。一开始观景台下方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见，随着天空由黑暗变成灰白再变成明亮，渐渐看出了下面的情形，脚下就是山坡梯田的顶部，梯田往下无限延伸，只是视线不远处就被浓浓的雾气遮盖着，露出的梯田上方也漂浮着游动的薄雾。随着天空越来越亮，我们发现日出的方向被云层遮挡着，太阳不漏一丝光芒，日出时间已过，确认当天拍不到日出，我们才依依不舍离开，留下了遗憾。

早饭后我们游览了蓝色梯田和坝达梯田。梯田的形制大同小异，但每一处都有每一处的精彩。蓝色梯田地处开阔的山坳，这里的灌水梯田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梯田呈现出蔚蓝色的迷人景象。坝达梯田是所有梯田中连片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一处，它从海拔1100米的麻栗寨

河起，连绵不断的数千层梯田，直至延伸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之巅，站在一至三号观景台向山坳里观看，变化无穷的梯田酷似人类的指纹，纹理复杂，漫无边际，形似大地艺术，令人心生震撼。

观赏梯田的路上，我们还近距离走进彝族阿者科村，村前后被梯田包围着，小村庄仍旧保留着原生态生活习俗，村民仍居住着用石头和稻草盖起的蘑菇屋，过着安逸平静的生活。村前灌水的稻田里，一大群彝族女人在用撮头翻地，在通向村后梯田陡峭的山路上，两个彝族妇女各自身背一大篓鲜木柴艰难地行走，靠近路边矮墙时，她们把背篓倚在矮墙上歇息。在阿者科村的田地里除了见到一位使用水牛犁地的男子，再没见到其他彝族男人劳作，不知道这是偶然所见，还是哈尼族的习俗。

观看元阳哈尼梯田，两个半天都在一个山坳里绕行，在五十二公里环行的山路上处处都是如画般的层层梯田。在欣赏哈尼梯田美感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它深厚的文化内涵，梯田对哈尼人来说，不仅是生活的依靠，更是精神的寄托，在他们的心目中，梯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承载着祖先的智慧与恩赐，他们怀揣着对土地的敬畏之心，凭借勤劳与智慧，缔造出这片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奇观，着实让人敬佩和感叹！

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

诗坛新作

春风得意

小葱

要是春风醉了
岸上繁花会不会也跟着醉了
要是繁花醉了
不知道那爱花的人是否也醉了
人要是醉了
春风也该醒了
春风醒了
顺便叫醒了沉睡的大地
抚摸着每一片叶子
每一朵花香
小溪也摆脱了冰封的束缚
鱼儿也溅起点点水花
人们也脱去厚重的冬衣
此刻春风得意
连人都醒了

跟春风干了这杯

王建辉

连春风都醉了的晚上
静坐于小酒馆的一隅
酒精催生的多巴胺
在每一寸肌肤上游走
身旁的小友，醉眼朦胧地絮叨
是啊，又有几人容易呢
嘈杂中，倾听这火热的友情
微醺的余温，在春风里飘洒
跟春风干了这杯吧
没有什么不被融化
那迷离眼眸中跳跃的光芒
分明是将开的桃花
跟春风干了这杯吧
待胸中燃起火焰
咱就，回家